

# 刺繡藝術家 Ada Pat 藍淋 中外刺繡技藝碰撞 展現女性力量

刺繡擁有悠久歷史，以古雅、繁麗、絢彩、精緻的美，成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在一些地區，刺繡亦傳承着民俗文化，創新着民間工藝的傳統。Ada Pat（畢重媛）和藍淋，一位是香港的時裝設計師，一位是來自廣西壯族壯繡世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她們都以一針一線在布料上開掘着刺繡的可能性。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依江

今年的典藝博覽會，君思刺繡帶來（Jun's Embroidery）「女·一·心·繡」（Through Her Eyes）展覽，為香港藝術愛好者帶來英國、廣西及香港的刺繡藝術精品。參展藝術家包括香港刺繡設計師 Ada Pat，以及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壯族刺繡大師代表傳承人藍淋和藍茜，她們的經歷迥然不同，作品風格及技巧也各具特色，但在她們靈巧的穿針引線間，都釋放着獨屬於女性的創意和力量。

## 傳承壯繡 神話中汲取靈感

藍淋和藍茜姐妹生於壯繡世家，是廣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第五代傳承人，身為長姊的藍淋已從事壯族刺繡35年之久，在內地刺繡藝術界享負盛名。今次她們帶來的作品《媽勒的天邊》取材自壯族文化，述說母親對於孩子的愛、祝福與庇護。藍淋介紹：「在壯語中，『勒』是『兒子』。壯族神話中講述古代壯民居住的地方陰暗潮濕，太陽被某種力量擄走，族人想要選出一位勇士去天邊尋找太陽，卻有位孕婦自願接受這個使命，因為她如果此生到達不了天邊，她的孩子可以繼續前行尋找太陽。於是她踏上了征程，並在途中誕下孩子，在用來揹孩子的揹帶上，她繡上了壯族的吉祥紋樣，雲雷紋、太陽



◆藍淋在繡坊裏工作。受訪者供圖

紋、銅鼓紋、花神紋等，以庇護孩子的平安健康，這幅刺繡的元素也是來源於此。」藍淋說道，壯族婦女在照顧孩子時也不停止勞作，會用揹帶把孩子揹在背上，揹帶也被稱為「背上的搖籃」，象徵着母愛，也透露着女性的堅韌與強大。

藍淋與妹妹從小就開始學壯繡，她形容針線於年幼的她而言就像玩具，看着婆婆、祖母和母親如何操作，然後便自然而然在模仿中掌握了技藝。「長大一點才知道，這是屬於我們壯族的技藝，到我這一代，已經傳承了第五代，很多年來我與刺繡結下親密感，對那些紋樣都有了感情，直到有天我覺得自己有責任將它傳承下去，讓我們的後代也能看到我們民族的文化樣貌。」



◆藍淋在作品《媽勒的天邊》前。主辦方供圖



◆藍淋（左）和藍茜



## 培訓繡娘 提高女性地位

刺繡這一活動自古以來就與女性不可分離，藝術家們一面以刺繡表達着女性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試圖以產業化的形式改寫着女性的命運。君思刺繡由慈善家辛彭君博士成立，致力在國際間推廣中國傳統刺繡藝術文化，同時也希望可以令貧困地區的婦女接受教育、獲得工作機會，受人尊重。這與藍淋的想法不謀而合，她於1998年在廣西壯族自治區馬山縣成立了「壯美坊」刺繡工廠，希望實現壯繡活態傳承，令壯繡與當代生活相融。「我們現在有兩千多名繡娘，只要是來到繡坊的女性，想要學習技藝，我們都會免費培訓他們，這樣她們便可以在家門口就業。」藍淋說。

藍淋不忍心見到大量廣西女性為養家糊口而跟隨丈夫背井離鄉去到廣東、福建打工，令她們的子女變作留守兒童，也影響了孩子的成長。「少數民族地區的女性向來家庭地位比較低，雖然現在比以前進步了很多，但沒有收入的女性，在家裏是沒有話語權的，而沒有地位和自信的母親，很難培養出自信的孩子。」藍淋希望可以藉助壯繡的手藝，提高當地女性收入，這對於她們的人生，對後代的養育，都有着無窮的意義。

壯繡不似蘇繡寫實，圖案比較抽象，大多是圖騰，保留了想像的空間。現在，這些圖騰就被繡在家紡、服飾、定製產品、文創飾品以及收藏類作品上，從「壯美

坊」出發，流向世界各地的藏家與博物館、美術館。「我們曾負責設計和製作為中國與老撾建交60周年慶賀的刺繡作品、中國—東盟博覽會的紀念品、第45屆世界體操錦標賽的嘉賓紀念品……唯有令手工壯繡富有當代氣息，才能在當代生活中傳承下去，抵擋住機織的衝擊。」藍淋說。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當日，她穿着靛藍色的壯族傳統服飾，衣襟上繡着的牡丹花，正在盛放。



◆Ada Pat



◆Ada Pat《蝶樂世界·日月興農》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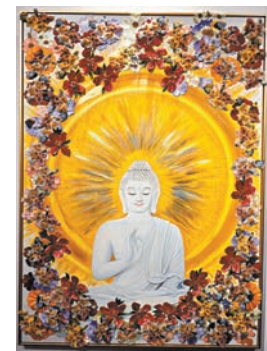
◆Ada Pat《蝶樂世界·日月興農》之二

## Ada 負笈法國 將古老技藝帶回香港

不同於藍氏姐妹的經歷，Ada Pat 原本任職服裝設計師，因為在定製禮服的過程中感受到刺繡技術的複雜，於是她放下了香港的工作與家人負笈法國，在巴黎著名刺繡學校Ecole Lesage接受專業培訓，她也是第一個在這所學校完成了由第一級到第八級課程的香港人，終於夙願得償將古老的法式刺繡技藝帶回香港。「法式刺繡所用材料比較多，因此可以做出層次感和立體感，透過顏色塑造明暗，背後的巧思無窮無盡。」Ada Pat 說。

Ada Pat 認為，很少藝術家會涉獵刺繡藝術，她從法國學成回來後自己也有開班教學，也觀察到香港的刺繡老師屈指可數，老一輩的刺繡師雖然功力深厚，但作品顯得老態，缺乏創意。「在歐洲會有一些 Texture Desinger，他們做與布料相關的設計，亦會創新性地運用刺繡技術，雖然不是以刺繡為唯一媒材，但也令這一技藝得到了創意的發揮。」儘管學習的是歐洲技法，她的作品卻與東方元素息息相關，如作品《佛花無邊》，取自成語「佛法無邊」，是她先用油畫畫出佛陀形象，再在周圍刺繡完成。將繪畫與刺繡相結合，Ada Pat 試圖令刺繡產生更大的視覺衝擊，她希望自己可以做出很多年後看都不會落伍的作品。

她的作品《蝶樂世界·日月興農》，以刺繡為引子，帶觀眾進入烏托邦的世界，那裏的風景繽紛艷麗；另一幅《媚微》是她在疫情期間創作的作品，以女性為主題，雖然這位女性戴着口罩，眼睛半閉，但背影卻很繽紛。「我想告訴觀者，其實女性的力量是很強大的，就算遮蓋住她的面容，還是無法阻擋她的堅毅與美麗。」Ada Pat 說。



◆Ada Pat《佛花無邊》



◆Ada Pat《媚微》

# 新加坡「Z世代」戴楷臻 讓更多青年眼見為實看中國

近日，新加坡「Z世代」青年戴楷臻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與來自8個國家的青年共同探訪中國西南邊陲雲南，感受「世界花園」之美、沿邊開放活力的所見所聞。「我曾多次到中國交流學習，受益匪淺，希望讓更多對中國感興趣的新加坡青年，眼見為實看中國。」他說。

今年21歲的戴楷臻在新加坡公立特選中學學習，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學校傳承並教授中華文化精髓，更有不少學校使用『自強不息』、『飲水思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作為校訓。」

2015年，戴楷臻跟隨學校到中國遊學，此後他的足跡遍布北京、上海、西安、廣州等名城、古都，對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感悟愈漸深刻。探訪不同城市的過程中，他驚嘆於中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近幾年，線上經濟、電商經濟飛速發展，每次來都能體驗到科技發展帶來的生活便捷。」

## 走進鄉村 體驗雲南傳統文化

戴楷臻對中國的認知並不局限在城市，他走進鄉

間，近距離了解中國鄉村的教育發展。2019年，剛上高一的他跟隨學校幫扶捐贈活動到貴州一所山村小學支教，他通過英語教學和當地學生成為朋友，「這次短暫的支教經歷讓我以知識回饋社會，也體會到校訓中『飲水思源』的深刻內涵。」

此次來到雲南，戴楷臻體驗了雲南傳統「鎮宅神獸」瓦貓的陶藝和絕版木刻製作，感受普洱「左手咖啡右手茶」中的東西方文化交織，他在社交媒體寫道：「愛上了雲南宜人的天氣、隨處可見的鮮花以及其獨特的人文風情。」

與此同時，乘着中老鐵路從昆明去到與老撾、緬甸接壤的西雙版納，讓戴楷臻感受到雲南面向南亞東南亞互聯互通的活力。他在雲南鐵路博物館中得知：「過去雲南火車不通國內通國外的『奇景』讓人印象深刻，從古至今鐵路在雲南的發展中都佔據重要地位，中國通過雲南加深了與周邊國家的交往交流。」



◆戴楷臻（左一）在雲南省昆明市體驗陶藝技藝製作「瓦貓」。



◆戴楷臻（二排左二）在雲南省普洱市寧洱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體驗絕版木刻版畫製作後合影留念。

戴楷臻在「泛亞鐵路」概念圖前駐足良久，「如果鐵路從中國西南出發，聯通老撾、泰國、馬來西亞並最終抵達新加坡，將會帶動整個區域的物流貿易、人員往來。希望這個概念能變為現實。」

交通的發展能拉近各國間的物理距離，而豐富的對外交流訪學經歷讓戴楷臻倍感青年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們交流，能拉近彼此心的距離，在求同存異的過程中感受到同類共振。」

戴楷臻發現，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新加坡青年開

始將目光投向中國。他加入新加坡一個幫助青年了解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青年組織，通過與中國的大學、青年組織聯動，幫助兩國青年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此外，他還多次參與「亞洲青年華語論壇」等活動的組織籌備，促進亞洲國家青年交流互鑒。

「三人行必有我師，世界是多樣的，青年不能故步自封，需要向外探索學習。」未來，戴楷臻希望通過青年組織的力量，讓更多新加坡青年走出國門，親自到中國感受傳統文化和發展變化，了解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

文、圖：中新社